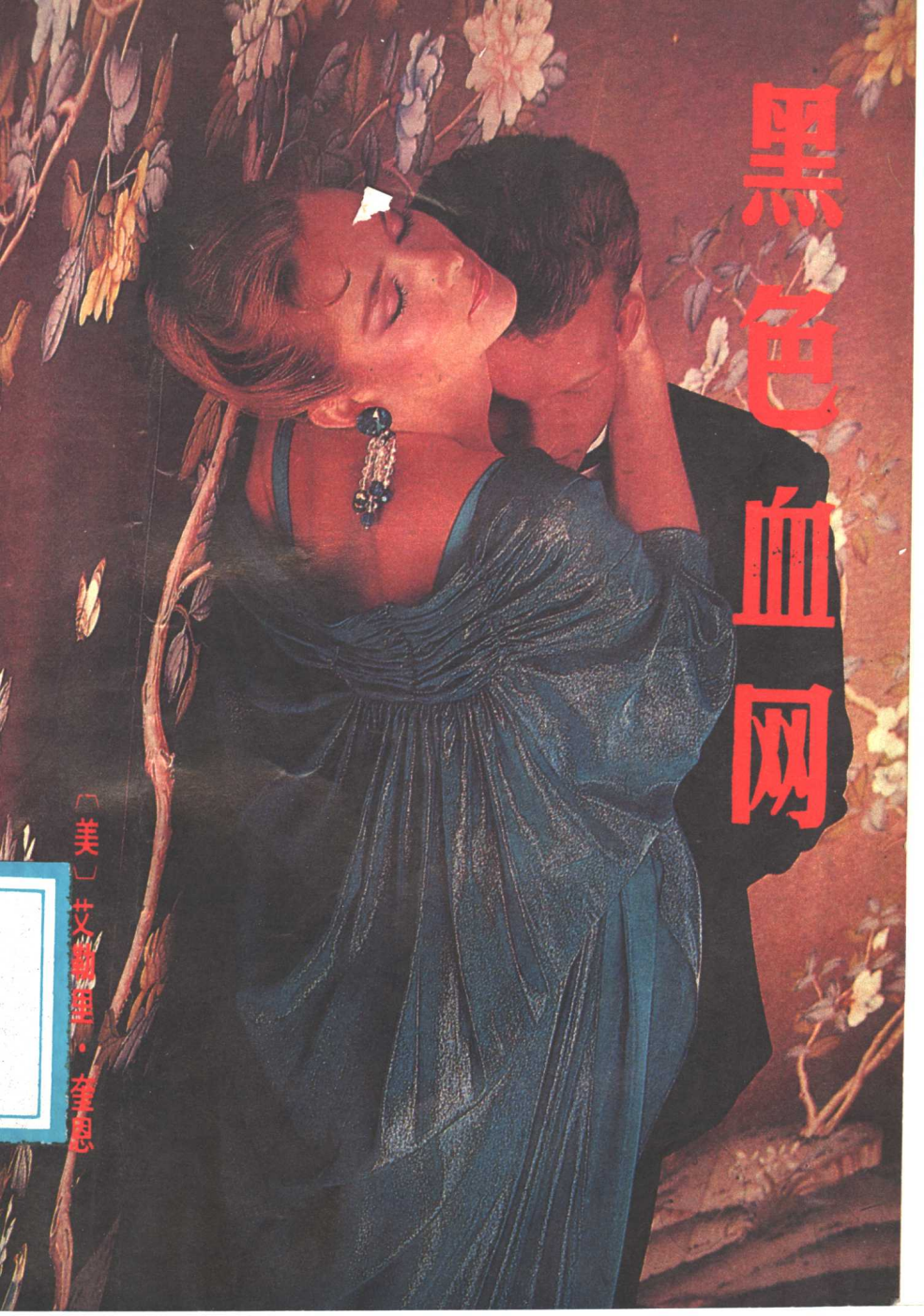


黑色血网

【美】艾勒里·奎恩



黑色血网

〔美〕艾勒里·奎恩 著
华 鹰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色血网

〔美〕艾勒里·奎恩 著

华鹰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西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180,000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200册

ISBN 7—206—00191—2 / I · 44

定价：2.50元

主要人物一览表

克尔克博士

唐纳德·克尔克

玛塞拉·克尔克

格伦·麦高温

詹姆士·奥斯本

菲利克斯·贝恩

卢克蕾齐亚·丽泽

伐吉安

乔·汤波尔

艾琳·莱维丝（丝维莱）

哈贝尔

迪弗诺

歇恩太太

布留迈

卜劳迪

汤玛·范雷

邱纳

姜申

毕各脱

尼埃

语言学家

克尔克博士的儿子，中国书局的老板，兼营邮票和珠宝

唐纳德·克尔克的妹妹

玛塞拉·克尔克的未婚夫

唐纳德·克尔克的助手

唐纳德·克尔克的中国书局的合伙人

意大利女人，菲利克斯·贝恩的情妇

邮票商

作家，唐纳德·克尔克的未婚妻

女诈骗犯

克尔克家的管家

克尔克博士的私人护士

旅馆值班员

旅馆侦探

法医助理

探警巡官

奎恩家的小厮

探警

探警

旅馆经理

“刑事侦察——或可谓之破案工作——要求最有才能的侦探兼具科学家和预言家的本领。根据发生的各种事件作出预测，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天赋才能，其最高形式仅仅赐予极少数得天独厚者……”

施勒格尔在《雅典娜神庙》中写有一句饶有趣味的話——我谨将此名言解释如下，

‘侦探是向后看的先知。’

至于卡莱尔的那句关于历史的含义更对深刻的一句话，我亦表示赞同。他说：

‘侦探过程与历史截然不同，它是为谣传的蒸馏。’”

——摘自《美国的秘传》中的一篇未署名文章。有人认为，该文的作者是日本研究西方学的著名权威松山。

目 录

一	迪弗茜小姐的牧歌.....	(1)
二	奇异的插曲.....	(14)
三	一切倒置了的谋杀案.....	(28)
四	来历不明的人.....	(41)
五	桔子和推测.....	(50)
六	八人晚餐.....	(66)
七	桔子.....	(75)
八	颠倒之国.....	(89)
九	福州邮票的差错.....	(107)
十	古怪的窃贼.....	(122)
十一	未知数.....	(137)
十二	宝石礼物.....	(149)
十三	闺房一幕.....	(172)
十四	巴黎来客.....	(179)
十五	圈套.....	(198)
	谨致本书读者.....	(217)
十六	实验.....	(218)
十七	往事回顾.....	(229)

一 迪弗茜小姐的牧歌

迪弗茜小姐从克尔克博士的书房逃了出来，身后传来一阵恶魔般的咒骂声。她怒气冲冲，一动不动地站在这位老夫子门外的走廊里，双颊滚烫，一只大而无力的手按着胸前浆得发硬的护士服。她仿佛看见那个怒不可遏的70多岁的糟老头子坐在轮椅上，一面象个加拉帕戈斯龟似地在书房里转来转去，一面用一种由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法语和英语混合而成的奇特语言朝着她那戴着白色护士帽的头喃喃地诅咒着。

“老古董！”迪弗茜小姐忿然想道。“这——这简直就象跟一部会说话的百科全书呆在一起！”

克尔克博士在门里面大发雷霆：“看你敢再回来！听见没有？”接着，他又用装在他那颗学者头颅里的古怪语言骂了几句。要是迪弗茜小姐有幸受过高等教育，听懂了这些话，准会把师都要气炸的。可见，受过高等教育，不见得总是好事。

“废物！”她瞪着房门挑衅地骂了一句。可是，一点反应也没有听到，至少，没有听到使她满意的反应。她感到烦闷和绝望。可不是吗，这老家伙是一本从坟墓中挖出来的布满尘土的书，对它发出的鬼嚎和叫骂，你能说些什么呢。

“这老不死的……”她差一点儿骂出声来，但是，她的善良的本性终于占了上风，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发白的双唇严肃地闭上了。他要是想穿衣服，就让他自己去穿吧。反正，她

从来就不愿意给上年纪的人穿衣服。……她站在那里，略迟疑了片刻，然后，满面通红，迈着职业护士特有的那种坚定而从容的步子走开了。

钱塞勒旅馆的22层。一如往常，象修道院一般地死寂。这种宁静平复了迪弗茜小姐的激动心情。她想，虽然她是给一个喋喋不休的、爱刁难人的、患慢性风湿病和痛风的、快进棺材的老混蛋当护士，但是有两件事可以补偿她在这方面的损失——看来，上帝还是讲公道的。一件是，年轻的唐纳德·克尔克觉得，护理他父亲是个很艰辛的工作，因而付给她的薪金比较高；另一件是，克尔克一家住在地处纽约市中心的一幢豪华的旅馆里。她聊以自慰地想道，金钱和地点补偿了她的许多损失。另外，马西百货商店，金贝尔百货商店和别的百货商店离这里也只有1分钟的路程。电影院、剧场和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就在门口……是的，她要坚持下去。生活是艰辛的，但会得到补偿。

日子确实时常令人感到难熬。天知道，在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里，她偏要为那些令人讨厌的家伙们的一时高兴而奔波忙碌。克尔克博士那个老家伙，实在令人讨厌，要让他称心如意可真难哪。你可能以为，一个人总会有高高兴兴、讲讲人道和天良发现的时候，对人有时会说个“请”字或说句“谢谢”什么的，可是这个老恶魔却从来没有过高兴的时候。他简直是个暴君，长着一双使人一看就会发抖的眼睛，他的一头白发根根竖起，象要飞上天似的。让他吃饭，他偏不吃。他不让人给他按摩，把脱下的鞋子四处乱扔。当安吉尼医生说他能走动时，他偏在屋里转来转去；而当安吉尼医生说 he 应该活动活动时，他却一动也不动。只有在他那酱紫色的鼻子埋在书本里的时候，他才能安静下来。这是他唯

一的一点可取之处。

其次是那个玛塞拉。玛塞拉呀玛塞拉！她是个骄傲的小丫头。50年后，她将成为她父亲的翻版。呃，她身上也有些优点，迪弗茜小姐这样想的时候，心里可有些妒忌啦。可不是吗，一个罪犯也会有自己的优点呢。总的来说，优点也好，缺点也罢，反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最讲公道的迪弗茜小姐认为，那个漂亮的、身材高高的、面颊红润的麦高温先生是那么迷恋着玛塞拉，所以她又绝不能算是一文不值的女人。世界毕竟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啊！现在，迪弗茜小姐却满有把握地认为，假如麦高温先生不是唐纳德·克尔克先生的朋友，那么，他是绝不可能同克尔克先生的妹妹订婚的。迪弗茜小姐阴郁地想到，这是因为她有个兄长而又腰缠万贯的缘故。迪弗茜小姐向来以批评的眼光阅读报纸上的社会杂闻：一个人既要踏入社会又要捕获最理想的猎物。麦高温结婚以后或许会明白过来的，迪弗茜小姐想，一般说，象他这样的人总是会明白过来的。迪弗茜小姐确实是愤世嫉俗的，此外，她还具有其他一些可贵的品德。有关社会名流的轶事她知道得太多了！……至于唐纳德·克尔克这个人，他待人还不错，但与迪弗茜小姐的处世之道不同。他是个势利之徒，也就是说，对待象迪弗茜这样的人，他的态度是，客客气气，不与计较。

迪弗茜沿着走廊走着。她边走边想，若要埋葬一个女人的女性特点，最容易的办法莫过于让她当一名受过训练的护士。你瞧，她年已30有2——不，对自己应该诚实，她已经快33岁了——展望未来又将如何呢？换言之，她的爱情的前途将会怎样呢？十分渺茫，毫无希望。她悻悻地想道，在她的护士生涯中所遇到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不注

意她的人；另一类是过分注意她的人。前一类人是医生和有钱病人的男亲戚；后一类人是实习生和有钱病人的男雇员。前一类人根本不承认她是女人，简直把她当作一架机器；唐纳德·克尔克先生就属于那一类人。后一类人想——想利用他们肮脏的手把她身上各个细小的部位研究个透。就说那个奴颜卑膝的小矮子哈贝尔吧——想到这里，她撇了一下嘴——他既是克尔克的管家，又是他的仆人。此外，天晓得他还是他的什么。他在主人面前全然是个谦卑而一本正经的君子；然而就在今天早晨，她还不得不在他那张发青的脸上抽了个耳光呢。病人当然是另一码事了，在给他们端尿盆或干诸如此类的事的时候是不大可能跟他们勾搭上的。但奥斯本与这些人可不一样……。

迪弗茜小姐那庄严的面孔上显出了一点和缓的神色；差不多是一丝少女的微笑。一想到奥斯本先生，她就感到快活，这是不能否认的。首先，他是个有教养的人；其次，他丝毫不象哈贝尔那样卑鄙下流。呃，他是第三类人，好象是特殊的一类人。他虽不富有，却也不是仆人。他作为克尔克的亲信助理，是属于中间一级的人。可以这样说，他似乎是克尔克家中的一员，但又不象是他们家的人；他和迪弗茜小姐一样是拿薪金的。不知为什么，这使迪弗茜小姐一样感到非常、非常满意……她不知道，数周之前初遇奥斯本的时候，她的行为是否真有点儿过分。她有些羞愧地想，他们的话题怎么会扯到结婚上去了？当然，她丝毫没有谈她自己，只不过说，她绝不会嫁给不能让她过上好日子或优裕生活的人。不行，她所见过的由于钱的原因而导致婚姻破裂的事例简直太多了。这都是因为缺钱造成的。当时，奥斯本显得非常难过，似乎她挫伤了他的心。这能说明什么呢？他当然不会想到……

迪弗茜小姐定了定神，不再胡思乱想。她慢慢跨过走廊，来到克尔克房间对门的一扇门前。那是这一段走廊的最后一个房门，距离从电梯到克尔克房间的那段走廊最近。这是个普通的房门，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迪弗茜小姐一看到这扇门，她的双颊就浮上两朵红云。这种绯红和克尔克博士破口大骂引起的愤怒的通红是不同的。她试了一下门柄，门没有上锁。

她想，朝屋里看一眼是不会有伤大雅的。如果会客室里有客人，那就说明他——奥斯本先生可能很忙；如果里面没有客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妨……那个老古董怎么可以对她那样讲话！……她毕竟还是个人啊，难道不是吗？

她推开门。会客室里空无一人——好机会。迎面对着的是另一扇门，那扇门是关着的。而穿过那扇门就是……她叹息一声转身想走，但突然又振作起来，急忙走进屋去。在两扇窗子之间靠墙的一张书桌上摆着一盘新鲜水果。克尔克先生想得如此周到，甚至对陌生人也是如此体贴。天知道，在这个陈设着漂亮的英国橡木家具、书籍、灯具、地毯和鲜花的小会客室里，有多少客人会见了克尔克先生。

迪弗茜小姐在水果里挑来挑去，吃什么好呢？来个大甜梨吧？可能是温室中栽培出来的。可是不行啊，现在快到吃饭时间了。吃个苹果呢？……啊，有桔子！她想起桔子正是她最爱吃的水果。桔子比柑子好，因为容易剥皮，剥了皮，桔瓣儿也很容易分开！

她象松鼠一样飞快地剥开桔皮，开始用她那结实的牙齿大嚼那多汁而甜美的桔子来。她把桔核小心地吐在手心里。

她吃完桔子朝周围张望，整个房间确实太整洁了，绝不能把地板弄脏。于是她随手把桔皮和桔核从窗口扔到四层楼

下的院子里。她走过那张桌子时迟疑不决。再吃个桔子？水果盘里还有两个馋人的大桔子呢……但是她严肃地摇摇头，然后从通向走廊的门走了出去，随手关上了房门。

她现在感觉轻松些了，于是拐过墙角进入主 廊。怎么办？如果现在回去的话，那个老魔鬼就会把她一脚踢出来，但她也不太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她又一次振作起来。在走廊尽头，电梯对面的一张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身着黑色衣服、头发完全灰白的矮胖中年妇女，那是22层楼的值班员歇恩太太。

迪弗茜小姐经过右手的一个房门时闭上了眼睛；她的脸又开始发热了。这是和会客室相通的克尔克办公室的门。那位多情的奥斯本先生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她终于叹息一声，走开了。

“喂，歇恩太太。”她兴高采烈对那胖女人招呼道。“今天下午你觉得背还疼吗？”

歇恩太太微微一笑。她小心翼翼地朝走廊两头望了望，眼睛瞟着对面的电梯说：“噢，原来是迪弗茜小姐！我说，迪弗茜小姐，怎么一直见不到你的人影！是那老流氓把你忙苦了吧？”

“见他的鬼去吧。”迪弗茜毫无顾忌地说，“他简直是恶魔，歇恩太太。他刚把我从他屋子里赶了出来。你可以想象！”歇恩太太吓得喉咙里直打咯咯。“克尔克的合伙人今天要从欧洲或别的什么地方归来——我是指贝恩先生——克尔克要请他吃饭。当然他^①得去参加啦。你认为他会去吗？他必须穿戴一下才能参加晚宴，所以……”

^①指老克尔克。——译者

“穿戴？”歇恩太太茫然回答道，“他是赤身裸体的吗？”

迪弗茜小姐笑了起来。“我是说穿夜礼服之类的衣服。他自己穿不了，几乎连站都站不直，风湿病把他闹得关节都僵直了。他足有75岁了！可是你猜怎么着？他不让我给他穿衣服，竟把我给轰了出来！”

“你可以想象，”歇恩太太说，“男人们总是那么怪。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丹尼——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吧——得了腰部风湿痛的病，我不得不——”她突然把话顿住，挺直了身子，因为这时从电梯里走出了一位太太。不过，走出来的这位客人并不注意旅馆服务员是否在专心工作。她蹒跚地从写字台旁经过，顺着走廊向这层楼的另一头走去；从她身上略微飘来一股酒气。“看见那个娼妇了吗？”歇恩太太欠身向前小声骂了一句。迪弗茜小姐点了点头。“关于她，我可以给你讲很多很多的故事，亲爱的！嗨，打扫这层楼的姑娘们跟我说，她们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最可怕的东西。就在上星期他们还在她房间的地板上拾到一个……”

“我得走了，”迪弗茜连忙说，“哦……克尔克办公室有——我是说，克尔克先生是不是……？”

歇恩太太让自己坐得舒适些，用狡黠的怀疑眼光盯着迪弗茜小姐。“你是不是想问奥斯本先生是否一个人在办公室里？”

迪弗茜小姐脸刷地一下红了：“我没问这个……”

“我知道，亲爱的。你问的就是他。那间可爱的办公室已经有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没人去过了。”

“你有把握吗？”迪弗茜小姐沉重地呼吸着，她开始把她那粗肥的手指戳进帽子下面的红发里。

“当然有把握！我整个下午都守在这里，一会儿都没离

开，无论谁走进那间办公室，我都会看到的。”

“那么，”迪弗茜小姐随便说道，“我想，既然来了，就得进去坐一会儿，反正我没什么事。歇恩太太，真无聊极了，而且我确实同情可怜的奥斯本先生，他终日囚在那间办公室里，连一个可以谈话的人都没有。”

“哦，我可不那么看。”歇恩太太狡黠地说，“就在今天上午还有一位特别迷人的年轻太太到办公室去过，她跟克尔克先生的图书发行有些关系——我想她一定是位作家。她跟奥斯本先生在办公室呆得时间长极了——”

“为什么她不可以在那里呆很长时间呢？”迪弗茜小姐喃喃地说，“我才不管这些事呢，”歇恩太太。那毕竟是他的工作，对不对？况且奥斯本先生不是那种……呃，再见。”

“再见。”歇恩太太热情地说。

迪弗茜小姐慢慢朝来路走了回去。当她走进克尔克办公室紧闭着的房门前面那块迷人的地方时，步子跨得越来越小了。最后，她恰好在门前停住了脚步，真是奇迹般的巧合。她的双颊抖动着回过头来朝歇恩太太瞥了一眼。那位可敬的太太象是在扮演一个肥胖的中年厄洛斯^①的角色，她正咧着嘴笑着。因此，迪弗茜小姐颇为尴尬地笑了笑，终于抛开一切顾忌，敲起门来。

※ ※ ※

詹姆士·奥斯本漫不经心地喊了一声“进来”，但是迪

^①厄洛斯（Eros）为希腊神话中的爱神。——译者

弗茜小姐心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轻轻溜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并未抬起他那苍白的脸。他坐在写字台后面的一把转椅上，正默默地全神贯注地在一本古怪的活页簿上忙着什么。活页簿的活页很厚，隐隐约约分成4个部门，上面贴着花花绿绿的长方形小纸片。他年龄45岁，但已未老先衰，长着一头无法描绘的淡褐色头发，两鬓已经斑白，鼻子又尖又扁，眼睛周围布满了疲倦的皱纹。他专心致志地工作着，用一个镍制小镊子摆弄着这些小纸片。由于长期实践，他练就了一双灵巧的手。

迪弗茜小姐咳嗽了一声。

奥斯本转过身来，吃了一惊。“哦，是迪弗茜小姐！”他呼喊道，随即放下镊子急忙站起身来。“请进，请进。真是对不起——我只顾工作……”他那扁平而有皱纹的双颊上泛起了一层红晕。

“您继续工作吧。”迪弗茜小姐命令道，“我本想进来看看，不过，您既然很忙——”

“不。我不忙，不忙，迪弗茜小姐，真的不忙。请坐。我已经有两天没看见您了。我想，大概是克尔克博士弄得您这么忙吧？”

迪弗茜小姐坐了下来，一本正经地整理着她那浆过的裙子。“哦，我已经习惯他那一套了，奥斯本先生。他有点儿爱无事生非，其实他是个挺不错的老头。”

“我十分同意您的话，十分同意。”奥斯本说，“他是一位大学者，迪弗茜小姐。您要知道，他对于他那个时代的语言学贡献很大。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

迪弗茜小姐喃喃地说了一些什么。奥斯本欠着身子站着，样子很急切。房间里很安静、很温暖。与其说是办公

室，不如说是一个安乐窝更为恰当。这是由某个感觉敏锐的人布置的。柔软的窗帘和棕色的丝绒帷幔遮住了俯临院子的那窗户。克尔克的写字台放在一个角落里，桌上堆着一摞摞书籍和一本本小册子。他们忽然意识到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我知道，您又摆弄这些旧邮票了。”迪弗茜用一种不自然的声音说。

“是啊。确实如此。”

“你们这些男人究竟为什么要集邮啊！奥斯本先生，您是否有时觉得自己很可笑，成年人还玩邮票？我总认为只有孩子才喜欢那些玩意儿。”

“哦，完全不是这样的。”奥斯本反驳道。“大部分外行对集邮却持那种看法。然而邮票仍然吸引着全世界千百万人。这是一种普遍爱好，迪弗茜小姐。您知道有一张标价5万元的邮票吗？”

迪弗茜小姐的眼睛睁得圆圆的。“不知道！”

“我说得是真话。那是一张您看了一眼就不想再看的肮脏的小纸片。我看过这张邮票的照片。”奥斯本那暗淡无光的眼睛发亮了。“您要知道，它是从英属几内亚弄来的，这种邮票现在全世界只有一张。它是罗切斯特已故的阿瑟·辛德的珍藏品。英王乔治需要它来凑齐他的英国殖民地邮票。”

“您是说，英王乔治是个邮票收藏家？”迪弗茜激动得直喘气。

“是啊，许多伟人都是邮票收藏家。比如，罗斯福，阿格坎三世^①——”

“真想不到！”

^①印度亲王，1877年生于卡拉奇。——译者

“现在，就以克尔克先生来说吧。我说的是唐纳德·克尔克。他收藏有世界上最好的中国邮票，您知道吗？麦高温收藏地方邮票，即由地方发行的邮票，要知道，那就是在成立国家邮政系统以前，地方政府发行的邮票。”

迪弗茜小姐叹了一口气道：“那确实很有趣。克尔克先生也收藏其他东西吗？”

“是的，他还收藏宝石，您知道，我和宝石没有什么缘份。他把收集来的宝石藏在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里。我大部分时间是用来整理邮票，并为克尔克办理中国书局方面的机密工作。”

“这工作很有趣。”

“是啊。”

“一定很有趣。”迪弗茜小姐重复道。她竭力回想，他们究竟是怎么扯到这些话题上来的。

“我读过中国书局出版的一本书。”

“真的吗？”

“《叛逆者之死》，作者的名字有些外国味。”

“呃！梅列金斯基。他是菲利克斯·贝恩发现的人物之一，是个俄国人。他总是在欧洲一带侦察。您知道，他——我是指贝恩先生。在搜罗外国作者。嗯。”奥斯本无话可说了。

“嗯。”迪弗茜小姐说。她也无话可说了。

奥斯本摸着他的下巴。迪弗茜小姐摸着她的头发。

“嗯。”迪弗茜小姐有些紧张地说，“他们真的出版所谓艺术性最高的书吗？”

“的确是！”奥斯本喊道，“我敢说，贝恩先生会带回一箱子新的手稿来的。他总是这样的。”

“是吗？”迪弗茜叹气道。现在是越谈越糟糕，而且糟